



元红

关于第一次，
它不是失去，
而是永远珍藏……

顾坚
著

「长篇小说」

元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红 / 顾坚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214-07901-5

I. ①元… II. ①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5410号

书 名 元 红

著 者 顾 坚

责任编辑 刘 焱

特约编辑 秦 蕊

文案编辑 李 玫

责任校对 陈晓丹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508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901-5

定 价 35.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故乡

第一章 顾庄（上） 001

存扣的心“怦怦”直跳，为自己在店里突然萌生的计划感到兴奋，同时伴随着莫名的不安和心慌。有一种忐忑中的期盼。这种感觉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他明白地预感到今天他将能窥到人间一件大事情。

第二章 顾庄（下） 035

秀平竟无意中发现了存扣的心思：存扣也是爱她的！而且爱得那么炽热，那么深沉！这真是天意，让她看见了这片叶子，这首写给她的情诗！这个坏人……他咋不告诉我呢？害得我……她恨不得跑进堂屋跪在蒲团上对着观音菩萨叩上几个响头，才能表达她内心的感恩。

第三章 吴窑（上） 090

存扣对美有着一种异乎常人的敏感和领悟，秀平的梳妆让他感到彻头彻尾的惊艳和美的臣服，在一瞬间有一种别样的情绪潮水般袭上他的心头，他忍不住泪水涌了出来：这是一个浑如璞玉的十七岁少年的感恩和欣喜之泪，是为秀平流出的爱之心泉！

第四章 吴窑（下） 159

阿香陷入了焦躁和彷徨，寝食难安。这时候，一种大胆得让她心里发抖的念头就产生了，她突然意识到眼下的光景正是秀平姐给她的留白啊，她要去代替秀平姐——只有用爱，像秀平姐，才能让存扣重新振作起来！

第五章 田垞

209

田垞对于存扣是个远地方了。存扣要的就是远，远才能拉开距离。潜意识中也有分道扬镳的意思，决裂，决绝。他对以前非常抗拒，正如上学期开始他屡屡撕掉日记一样，他想在一个远远的完全陌生的地方，书写一个新的自己。

第六章 石桥（上）

256

存扣忙把后面的日记翻过来看，才看了几行字就闭上眼睛了，那些或认真或潦草的、有的地方显然被泪水润湿过的文字像飞来的针芒刺在他的心上，疼痛得令他抽搐。巨大的负疚感像浪一样劈头盖脸打过来。

第七章 石桥（下）

301

保连飞快地换上了郑所长送他的崭新干警制服，直笔直地站在父亲面前。父亲的眼珠像是被人用线牵引着，极其滞慢地转向了儿子。他凝视着儿子，定定地，久久地，脸上分明浮现出笑意。一颗豆大的泪珠滚出了眼眶。突然头一歪，嘴角流了涎，闭上眼去了。

第八章 扬州

343

一路上，存扣的心情奇异地激动着。“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月无赖在扬州”、“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唐诗宋词和故事传说中接触到的抽象扬州现在真真实实地呈现在眼前。

第九章 花垞

383

稳稳当当地坐在存扣的身后，春妮又闻到了他身上散发出的熟悉的男子气味，就想起在扬州上学的日子：他骑着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二八型加杠“永久”把她驮到东驮到西……她有些怀疑现在是在做梦。她鼻子抽了抽，想哭，想撒娇。可是，有些，不大好意思了哪……

第十章 盐城

406

存扣做生意的动因又和任何人不一样，他停薪留职，弃教下海，做出这么大的风险和牺牲，几乎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是为了争取和捍卫属于他的爱情，是为了和这个人厮守终身，他能不用功吗？他能不殚精竭虑、全力以赴吗？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

存扣瘫坐在庄后那棵歪脖子苦楝树下面，对着北大河平静白亮的河水，发呆。小嘴嘟着，脸上枯着两道泪痕。

他生气。生哥哥存根的气。

存根和李庄的月红才认识半个多月，两人就黏糊上了。月红三天两头往这边跑。月红一来，存根就干不好活了。后来两个人干脆钻进堂屋西房间里，说说闲话，逗逗乐子。刚开始倒没感到存扣碍事，月红还爱逗弄这个圆头乖脑的小家伙玩呢。有时给他买上几粒糖果，有时捎些炒蚕豆或葵花子儿。存扣也挺喜欢这位姐姐的。他喜欢倚在她身边听她说话，看她一边说话一边飞快地打着绒线，时不时用星子一般亮的眼睛瞟他哥一眼，脸上忽然就一片桃红了，好看得像年画上的神仙姐姐呢。月红姐姐身上有股好闻的香气，不是雪花膏的香，也不是香肥皂的香，而是……咳，说不出来，反正挺好闻的，反正九岁的小存扣爱闻。可是过了几天月红却不要存扣赖在她身边玩儿了，她说“大人讲正事儿呢，小孩子不要听”，“豆腐桥那边跳白果的伢子多哩，你不去玩啊”等等。总之，是支他走的意思。小存扣就有些嫉恨地望望他哥，悻悻地出去遛上一圈再回来。

今天月红姐姐来时给他带来两个麻团，才在街上买的。轻轻咬开一个小洞，里面热气就冒出来了，黏黏糊糊的白糖汁儿直往外流。存扣吃得心满意足，吃完了，还把手指吮吮，有甜味呢。手上有油，可不能浪费，再往头上抹抹。这是存扣的

习惯动作，吃油条也这样。

“吃过咧，吃饱咧，可以出去玩咧。”哥哥一直坐在床边上看他吃，看他把两个麻团全撷下肚。

月红也坐在灯柜儿旁边看他吃，眯眯地笑，脸上有些酡红。

“我不。我要和你们一起玩。”存扣说，一边从灯柜上拿来茶缸，出房门去倒些凉茶来喝。“两个麻团一缸茶，吃得肚里饱嘎嘎”，乡下人上街总喜欢如此打发自己。麻团油腻，吃过了喝些茶，解渴又消化，惬意。

存扣前脚才出房门存根跟脚就把门关上了。“出去玩半个小时，哥哥要和你月红姐商量大事！”存根在里面粗着嗓子说。像吼。

存扣回过身怔怔地站在房门口，脸都气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想不到哥哥这样对他。有什么了不得的秘密事要关起门来说！他嘴巴动了动，骂出一句话来：

“特务！狗特务！”

骂完后把茶缸往方桌上很响地一墩，就冲出门去。院子里几只鸡婆见他来势凶猛，张开翅膀向两面直奔。

“让你们聊个够！让你们聊个够！”存扣气咻咻地走到巷子北头荣桂家屋后的猪圈时，从菜园的篱笆上狠劲拔出一根细竹条，在猪圈檐口下一撇一捺地挥舞。草顶上纷披下来的丝瓜藤络被齐刷刷地斩断，乱七搭八落了一地。也有那种叫“喻子”的黄口黑身的大蜂子不小心被击中，发出“噗”一声响，稀里糊涂肯定来不及疼就死去了。尸体被打出老远，不一会儿就会被哪窝蚂蚁发现，用一天的时间把它挪进洞里。

拿丝瓜藤撒过气，存扣一下子软了下来。他低着头，一步一蹭地往北面大河边走，坐到岸上那棵歪脖子苦楝树下面。这是他常来的地方。当他受了委屈的时候，心里烦的时候，想妈妈的时候，他就来这儿，坐在这树下，呆呆地望着大河，一望半天。

打存扣五岁死了爸，他妈桂香就经常不归家了。把兄弟俩扔在家里，大带小。桂香在外面做“关亡”的营生。“关亡”就是走阴差，能把人家的祖宗亡人从阴曹地府带上来，借她的口说话。桂香生意做得好，有人说她是天生跑码头的“江湖命”。确实，桂香一年起码有十个月是在外面的。可她却总说自己是个“筛斗命”，钱来得快去得也快。丈夫死后她开始吃纸烟。丑的不吃，像八分的“经济”、一角四的“勇士”从来没得眼向，正常是二角六的“玫瑰”，二角八的“华新”，二角九的“飞马”，

最次也起码是二角的“光荣”。还好麻一口儿，半斤大曲打不倒她。又爱摸个牌，嫌小不怕大，却输多赢少。她手敞，除了孝敬庄上干部，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沾她光的也不少，逢年过节带回一大堆稀罕物品和吃食，分分就没有了。所以尽管在外面做偏门营生，在庄上倒是落有好名声。有时候深更半夜桂香也会突然回来，手里端盏罩子灯在床上细细地照，眼泪滴在俩兄弟脸上。灯光烘醒了他们，睁开眼，一声“妈”还未喊出口，就被妈捺进嘴里的薄荷糖或云片糕堵住了。妈熄灯躺在哥俩中间。哥哥岁数大，身子靠着妈妈睡着不敢动；存扣却不管，双手勾住妈的头，一条腿还搁妈身上，生怕妈飞了似的。可是早上起来妈还是不在。灯柜上搁着吃食、钱和粮票。妈早走了，妈是顺路来家一趟的，有条黑篷船在东河浜等着她呢。

存扣和哥一起过，就成了哥的影子，走哪都跟着。哥上学也跟。一个人在操场边上玩，捉蜜蜂，找蝉蛻，望学生上体育课，嘿嘿地傻乐。有时上课时，他从哥那教室的后门偷偷爬进去，像条狗坐在哥的课桌下，极专注地摆弄他找来的宝贝。他从不打扰哥。他和哥感情很深。

存扣七岁上小学这年，哥初中毕业了，他没有务农的心，天天瞅空儿到离家不远的街上跟瘸子长宝学修理。修锁，配钥匙，修电筒、有线广播和收音机，什么都来，杂家。也就小半年，该摸着的东西都摸着了，就回家在自家西厢房朝外的一面墙上凿了个门脸儿，自个儿单干起来。找来两个旧音箱摆在门口，成天开着响儿，引来不少男女伢子到他店里玩，看他修东西，听歌曲儿。存根的维修店比庄上的文化室还热闹。

月红就是在维修店和存根搭上讪的。她家在顾庄西面三里路的李庄，那天到顾庄街上买毛线，顺便把她哥的五节头长电筒带来修，她哥晚上看鱼塘没支亮手电可不行。存根把电筒开关拆开，几下摆弄便修好了，说声“接触不良”就递给了月红。月红问“几钱呀”，存根很洒脱地说“算了，小意思，没费电费材料的”。月红盯住存根看，忽然脸就红了，说声“难为你了”，转身下了台阶。才走几步存根把她叫住了，给了她几颗乳珠儿，说“你这电筒五节头的，电大，给你几颗带家去，烧坏了有得换”。存扣看他哥一直用眼睛把月红送出好远，直到从巷头转弯不见了。存根眼睛亮亮的，像在想些什么。

过了两天月红倒又来了。她带来个硬纸有线广播，说是声音哑，难听，让存根师傅修修。这是个简单活，不知为啥存根却捣鼓了个把小时才弄妥了。月红也就陪了个把小时。开始是站在柜台外头等，以后存根叫她坐到柜台里头等。存根修，月红就坐旁边看。这以后月红来铺子的次数就越稠了，有东西修也来，没东西修

也来。一来半天。街坊邻居都说这两个人相好了，又说大概桂香回家来就要请媒人去说亲了。

想不到哥是个花喜鹊，和月红姐相好就不理宝宝^[1]了。存扣恨恨地想，妈妈回来准告他一状，叫妈妈骂他！妈妈每次家来都说在外面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哩，每次走都叮嘱他要带好我哩，——你看，今天月红姐姐来他就把我关到房门外头来了。真是欺人哟！

现在是早上九点多钟光景，东面水码头上一个人也没有，煮早中饭的人该来淘米洗菜了。这是庄上最好的水码头，不是碎砖乱石垒的，也不是在河里打桩再担上木筏和竹排，而是两块建桥用的水泥板接的，平平展展地伸进河中，可以一次蹲不少人呢。这码头下面尽是砖头瓦瓣，老辈人说这河边上原来有座龙王庙的，以后不知为什么坍塌了，想必是年纪太老了，碎砖烂瓦全推进了河里。因此夏天在这里洗澡游泳的大人孩子就特别多，脚踩不到河泥，水就不浑，随你放鸭似的人在里面扑腾，水总是清的，照样可以淘米洗菜挑水吃。不像旁的码头，黄昏时河里洗澡的人多了，来挑水的人就把桶往河中间一撂，激起一片浪花来，吆喝道：“二小，替我到河心兜两桶干净水来！”淘米洗菜的人则把淘箩篮子伸向河里：“丫头，帮着到远处清下子！”

这码头就是好，顾庄头一名。

存扣百无聊赖地坐在树根下面，把面前丛生的狗尾巴草的穗头拔起来，箭矢似的射进河里，在水面上杂乱地浮着，慢慢地往远处漾去。一只牛虻飞过来，铜上楝树的皱皮，存扣窝起手掌，“啪”地一拍，然后拎起它的尸体扔向河面。太轻，扔不远。水面“咕”地翻起一朵蘑菇伞状的水花，不知打哪里出来的一尾鲢鱼猛地蹿上来，一口把它吞了。尾巴一摆，倏忽间就消失在远处，后面留下一道浅白的水痕，马上就不见了。

头顶上的蝉又叫了起来，“知儿——知儿——”就一个腔调，听得人要打瞌睡。存扣不喜欢听，存扣喜欢听歌曲，像现在广播和收音机里老放的彩色电影《红雨》里的插曲《赤脚医生歌》他就很喜欢听：

赤脚医生向阳花，
广阔天地把根扎。

[1] 苏北方言，对弟妹或比自己年纪小的同辈都可以叫“宝宝”。

千朵万朵红似火，
贫下中农啊，贫下中农，
人人夸，人人夸。

.....

“存扣，你在这里做什么呀，呆里木痴的！”

“他是想看他妈妈的关亡船呢。”

“哈哈！”

“哈哈！”

这时候，从机工李保国家东山墙的树林子里出来几个赤身裸体晒得像泥鳅的伢子，嘻嘻哈哈地朝存扣走来。存扣看到是他的同学：保连，进财，马锁。“小痢疤”保连十一岁了，岁数在班上最大，人也最顽皮，是男生当中的“号头鸭”。进财和马锁就是他的狗腿子，还有东连。暑假期间他们几个常在一起玩儿。

保连手持一根秫秸，上头挑着一条半死不活的青蛇。连秫秸带蛇往存扣面前一撂，吓了存扣忙往旁边一跳。“胆小鬼，这蛇没毒，又没劲了。”保连说。

可没劲了的蛇还是挺怕人的。它挣扎着，头往上拗，蛇芯子通红，一吐一吐的。几个人围着它，商量它的后事。说撂进河里，怕它活过来，会不会引蛇来报仇，蛇是认得人的，摸得到你家，躲到你家灶房的草里，盘到你家被窝里，挂在你家屋梁上。如果死在河里臭了，大人晓得了会挨骂的。老郎中顾汉荣做药酒，要是把蛇送给他，可以换几块薄荷糖吃吃的。可是春上他死了。“还是烧了吃掉吧。”马锁提议。

大家一致赞成。

存扣很兴奋。他已忘记了哥哥给他的不快。他吃过烤山芋，烤青蛙，烤长鱼，就是没有吃过烤蛇。他听说蛇肉最嫩，吃在嘴里打仨嘴巴不松口。但说归说，存扣从没看过庄上人吃蛇的，大概是因为它样子太瘆人的缘故。还有，蛇吃老鼠，青蛙吃虫，是好“人”，所以大人不吃它们。

保连三下五除二剥了蛇皮。剥了皮的蛇居然还没死，雪白粉嫩的身体扭来扭去，像裸体的美人。马锁和进财到附近鸭奶奶的灶房里偷来了火柴和黄豆秸子。火点起来了，烧得“噼噼啪啪”的，蛇撂在里面，不一会儿大家就闻到了奇异的香气。一道涎水挂在保连的下巴上，拉得老长。

存扣分得一段尾巴。他吹吹上面的灰，吃得很细心。

这天早上两兄弟起得比较迟，昨晚乘凉睡晚了。起来后存根就说眼皮跳，存扣问左眼还是右眼，存根说是右眼。存扣说“左跳祸右跳福”，你今天有福。存根说：“有啥福呢……难道今天月红要来？”脸上就有了喜色。他现在居然把月红来也当成是“福”了，存扣心里笑哥：想婆娘想疯了。

约八点钟光景，月红真的来了。存根连忙扔下手里活计把她迎进里屋，替她接下背篮。月红今天穿着件粉红色“的确良”短袖衬衫，淡青色府绸裤子，脚上是一双紫红平绒方口扣襻布鞋，全身光鲜。走得急了，脸上红扑扑的，透着汗。胸脯一起一伏的。进门看见方桌上小钢精锅里冷着凉茶，端起来就喝，“咕嘟咕嘟”一气喝掉大半，抹抹嘴，掀开盖在背篮上面的方巾，摸出几根嫩黄瓜来。“呶，存扣，姐给你摘的。可脆哩。”又递一根给存根：“给你根最大的。”

“能有多大嘛，也不过……”存根笑咪咪地瞅着月红，眼睛里有些坏坏的。月红脸腾地火烧般的红，眼帘垂了下来，声音就有些涩了：“瞅什么嘛，瞧你那样儿。”

“瞧你好衣裳啊。才做的啊？画粉还在上面呢。”

“是啊，一水都没洗哩，”月红用水亮的眼睛瞟他一眼，身子倚在桌沿上，低头看着自己的脚，说，“人家不是专门穿给你看的嘛。”

“蛮好的。”存根突然大口大口地咬起黄瓜来，一嘴就着一嘴，几口头就下去大半根。他从皮夹子里掏出一张五块的票子，递给存扣，说：“替我上街去买五节二号电池。我替你姐修电筒。”

“姐没说要修电筒嘛。”存扣嚼黄瓜正高兴，他不想去。

“在姐篮里搁着嘛，快去快去！”存根把钱往存扣兜兜里一塞，连哄带推把他弄出去了。

存扣出门没走多远，他哥的声音在后面追上来了：“存扣，到河西^[1]大商店买，拿‘雄鸡’牌的！”

存扣有些生气，跑到河西有里把路，他嘴一动不费事，自己和月红姐说说笑笑玩儿，让人替他劳动。可他从没拗过哥，哥是宠护他的，叫他做事他也总听，虽然有时心里并不乐意。这时他又想，“雄鸡”电池三角四一只，我就说涨价了，四角，这样短哥三角钱可以买三十个白果呢。上次跟进财和马锁他们跳白果可输惨了，他们都有又小又扁的“巴瘪子”，跳到哪停到哪，而他都是些肥胖的大白果，

[1] 河西就是庄西。水乡农村的习惯叫法。

瞎滚，结果就输了二十几颗。下次跟他们玩滚果，“巴瘃子”就没有用了。想到这里他不由高兴起来了，手舞足蹈地快步向河西走去。

存扣买了电池和白果，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发足往家里猛跑起来。到家却发现店门关着。院门也闭着，里面扣上了搭子。这难不倒存扣，他用劲把篱笆门推开一道缝，身子一插一挤便进去了。进了院子，他看见堂屋门也关起来了，要用手推门时，听到西房里有东西撞墙的“笃笃”声，夹着月红姐的呻吟声，一声紧似一声的。他慌了，莫不是哥和月红姐干仗了。

庄上好多人家吵死打架都关门落锁的怕人家晓得，说是“家丑不可外扬”。男人把婆娘捺在床上用鞋底在屁股上狠狠地揍，还不许哭，出去也不许说，还要笑嘻嘻的。上次进财柯家堡的麻子舅舅来，临回去时他妈红莲舀了几瓢糯米给他捎着。当着他爸面舀的，他爸还说“多舀点，多舀点”，可他舅前脚刚走，后脚他爸就把院门堂屋门一齐关上了，对进财妈吼：“你能了，不与人主张就舀米给你娘家人了！要上天了！给你二两颜色你就想开染坊了！今儿不打你臭婆娘你就认不得东南西北了！”他妈就给他爸跪下了，小声地哭：“下次不了，我哥胃不好，给他焖些粥吃吃。”可他爸不依，把他妈捺在床边上褪下裤子对着屁股猛揍。打光屁股是怕打坏了裤子。他妈咬着被窝熬着，鼻子里呜啊呜的，像猪被麻绳捆住嘴挨骗似的。进财忙从院子里抱着泡桐上了墙头，跳出去没命地往“花木兰”家跑。“花木兰”婉珠当过妇女队长，人生得乌眉大眼，牛高马壮，泼辣得很，平时最爱替女姐妹出头。她有个当兵转业的二哥在县里法院做大事，庄上没人敢惹她；也服她，她上过两年扫盲夜校，又在工作组干过，说话总是占理的，队上哪家有个纠纷矛盾了都爱找她来调解。

进财一溜烟跑到婉珠家，带着哭腔结结巴巴讲家里的事。婉珠正在厨房里刷锅，没听完话就把水帚把儿一撂，咚咚咚地走出来了。到了进财家院门口，提起肉溜溜的大拳头在门上猛擂：“开门！开门！学宝你这个狗日的开门！”一会儿里面门搭子一响，婉珠门一推撞了学宝个趔趄，也不管他，几大步就蹿进了堂屋，上西房一看，红莲坐在床沿上，头发乱糟糟的，低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婉珠就问：“妹子，学宝打你了？”红莲不回她，头不抬，两边摇了摇。

“没打？都有人告诉我啦！”婉珠一脚上了踏板。红莲抬起头，一脸的眼泪。手扶着灯柜试了试，人却是站不起来了。婉珠不由分说，把红莲扳过来，一把拉下裤子，只见磨盘大的两扇屁股上青一道紫一道的，像涂了油彩的大花脸。

“畜生！畜生！学宝狗日的过来！”婉珠顿时怒火万丈，眼瞪得有铜铃大，往外直吼。这时听到声响的队里人都来了，人挤挤的一院子。几个妇女进房看见红莲被打花了的屁股，有的触景生情，竟呜呜地哭起来。

学宝被几个大婶拉进房来，一进房就往角落粮瓮边一蹲，从口袋里掏出根“经济”，手抖抖地点上，还没吸上两口，就被婉珠一巴掌打落在地，肥墩墩的手指点上了学宝的额头：“好你个学宝，平时个蔫三样子，打起老婆倒是下得了狠手嘛！你看这事怎么说！你看这事怎么说！”

学宝脸都灰了，嗫嚅道：“她不与人通知，她不与人通知……”

婉珠吼道：“别说红莲舀米时你还在场，就是她自作主张接济点米给她穷哥哥又怎的？你记不得你小时候吃百家饭的时候了？你忘本！你不讲阶级感情！红莲是个人，就是条狗也不见得耐得住这般死打！了不起了，仗着男人家有点儿劲就打人了！你这是殴打妇女！你这是犯法！我完全可以叫民兵营长把你捆起来送监。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学宝身体像筛筛子，上去跪在踏板上，对着红莲左右扇起了嘴巴，号哭起来：“我对不起你呀，你打我吧……”又抓起红莲的手往自己脸上打。红莲甩开手，也张大嘴巴哭了起来。学宝越哭越来劲，居然拿头在踏板上撞，撞得咚咚的。婉珠大吼一声：“别哭了，这会儿会装了，快去烧点水来，替红莲把屁股焐焐！”学宝顿时收住哭，站起来低着头挤出去烧水了。

存扣心想肯定哥是在打月红姐了，连忙用手拍门，尖着嗓子叫：“哥，开门！哥，开门！”听听里面没了声响，心想哥歇手了，等哥来开门，看是咋的了，月红姐还没和哥订婚哩，就打了。正等着，里面又响起来了，“笃笃”声更响更急，下急雨似的。再听听有月红姐压抑的闷声，嗯啊嗯啊的不停。存扣哭起来了，小手拍着门，哀哀地喊：“别打了，别打了，哥……”又蓦地尖叫起来：“哥！哥！别打了，再打我去叫婉珠婶了！”“别喊！”里面哥突然炸雷似的吼了一声，“哥和你姐在弄东西，就好就好了。”存扣听了收住了哭，嘟哝道：“弄啥东西呢，要关门……”又大声喊，“哥，我帮你把电池买回来了哩！”

哥把门开了，脸上汗湿湿的，冲存扣低吼：“你喊啥？哥和姐在里头藏东西呢。”存扣脚进西房，月红姐正就着镜子梳头，绯红个脸，头发湿垮垮的。“是哩是哩，姐帮你哥抬床了。”月红揩揩存扣的脸，笑道：“看你，都成大花脸了。”存扣凑上镜子看，才哭过的脸脏手一揩，横一道竖一道的，自己咧开豁巴齿笑了，又问：“你

们看到我铜角子^[1]了吗？”“在哩，三十四个，一个不少。”他哥说，“我替你数过了。”

西房里的这张架子床是家里最好的家私了，是外婆土改时分的地主王大卵子的浮财，以后妈妈结婚时作为陪嫁带过来的。说是红木打的，迎面画板上面雕着松鹤、梅花鹿、鸳鸯、凤凰、麒麟、牡丹花，还有头上长了大瘤子的寿星佬儿哩。听说当年王大卵子打这张床木匠整整费了一百二十个工，光鸡蛋早茶就吃了两笆斗。想不到土改时被外婆拎阉拎来了。

这张床很大，从小存扣就喜欢和哥哥在上面顽皮，翻筋斗，竖蜻蜓，弄得樺头有些松了，使了劲就摇晃，往墙上撞，笃呀笃的。家里值钱的东西妈都藏在床肚下面。本来妈妈的嫁妆里还有一抹筒子铜板和几块“袁大头”，连同兄弟俩小时候戴的银项圈、银索锁和银脚镯包在一块蓝方巾里藏在站柜的最底层，有一天被存扣乱翻到了，抓一把铜板到进财家院里和他们斗角子，一下子输掉十几个，被妈妈逮住了拧着耳朵拖回家，捺在堂屋里暴打了一顿，骂道：“小绝光头，败家子，正行不学学赌钱，你那死鬼爷爷一夜赌输二十亩田，害得你奶奶要寻死——现在倒又轮到你了！”屁股打得噼啪响，打累了要存扣跪在宝书台前对着毛主席像忏悔。跪了一顿饭时辰，膝盖疼得钻心，幸好巷子后头的鸭奶奶过来把他拉了起来。他是不敢自己起来的。被妈妈拧破了皮的耳朵后来化脓了，妈到赤脚医生种道家倒了半墨水瓶紫汞，用火柴棒缠上棉絮儿沾着替他搽。后来疤还没结老存扣耐不住痒用手去抠，抠出了血又结痂，几十天才好。他妈后来想把剩下的铜板拿到铜匠船上化了，浇一把小饭勺，却遭到哥俩一致反对。存扣拉着妈手哭着不让，妈笑着问摆在家里做啥，存扣说不做啥，就是要摆在家里，还说我家的铜角子最新，进财马锁东连他们的都斗旧了，字都看不清了呢，还说我家全是“光绪元宝”、“大清带铜”的，比他们的“十文”又黄又厚又重。妈想了想就说，也好，我先替你们藏起来，等你们长大寻到婆娘再传给你们。存扣就说我不要洋钱，我要角子。妈说，好，角子归你。妈就从站柜里把那包金贵东西拿出来，卸下床板钻到床肚里去，出来时气吁吁地对兄弟俩说：“家里值钱的家当妈就藏这里面了，你们俩谁也不要进去乱动！”以后存扣想那些铜板想得慌了经常像条狗趴在踏板这边，把半边脸贴在地上用哥的电筒往里照。就在床角的那只瓦罐里，睡着属于他的三十四枚铜板，妈妈钻床肚时他急急数过的。有次他对哥说，要是我们快点长大就好了，寻了婆娘我就有角子了，我那么大了妈也不敢打我了。很陶醉的样

[1] 即铜板。

子。他哥就说他，呆子，你大了倒不玩那个了。存扣就噎住了，坐在踏板上呆想，半晌咕哝了一句：“我偏玩……怎的啦？”

哥好像忍不住地告诉他：“这些时哥攒了些钱，先把它藏起来。”存扣就说：“我不偷。——哎，是攒着等娶月红姐吧！”月红用手指在存扣头上轻轻打了一下，说：“这伢儿，不学好了。”脸上笑吟吟的，蹲身背起背篮站起来，吁一口气，说：“我该走了，爸要我到街上给他捎条‘经济’呢。”脚跨出门槛，又回头闪了哥一眼，说：“明天再来修电筒，今儿修不好了。”哥忙说：“对对，今儿修不好了，明儿继续修，好好修！”

存扣把兜里那五节电池和零钱一并掏出来扔在床上，四仰八叉往席子上一躺，叹口气，说：“唉，叫我白跑一趟。”他哥问：“哎，你今天咋跑这么快？”存扣一激灵从床上蹦起来，说：“我的黄瓜呢？还有两根黄瓜呢？”哥呼啦拉开账桌抽屉，双手各拿一根黄瓜投降似的举着，气呼呼地说：“敢情你是怕我把黄瓜全吃掉，还你！”把两根黄瓜掷到床上，跌成了好几截。哥趿着拖鞋出去了。

存扣见哥气了，忙颠颠地跳下床，涎着脸跟在哥屁股后面。哥不理他，径直走向猪圈，站在茅缸前解裤扣儿。存扣也连忙抠出小雀子陪着哥。两道尿柱一前一后冲出来，一粗一细交叉着，臊气味烘烘的。一会儿存扣没了，哥还哗哗尿个不停，没完没了，牛尿似的，存扣就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说：“哥，你尿头咋这么长的？”哥没好气地回他：“憋久了没出来咋个不长！”把尿抖净了，边扭扭子边往家屋里走去，把个发怔的存扣扔在茅缸这边。

第二天早上存扣醒来时，太阳已照上站柜门了。小桌上盛着一碗烫饭粥，上面担着一根油条。存扣滚起身，脸也不洗捧起碗咕噜咕噜地喝，大口咬着油条。突然就放下了碗，捂着肚子往外奔。在院里拖鞋跑丢一只，索性脚一踢，把另一只也踢掉了，身一闪溜出门去。

存扣一溜烟跑到巧云姨家屋子西山墙的猪圈茅缸，裤头一拽，屁股还没全蹲下来，就稀里呼噜拉开了。这几天存扣解洩都上这儿。家里茅缸早就要挑了，偏偏队里挑粪的“麻皮”风枣大爷被高家庄的姑娘带过去了，粪水就越蓄越高，大便掉下去溅得满屁股水花花的，三张草纸都不够，存扣就不上了。哪有巧云姨家这茅缸好，两条猪刚出的圈，粪水少，不打屁股，又特安静。

猪圈前长着几趟南瓜，蒲扇样的大瓜叶一直铺到茅缸边上，喇叭样的金黄色花儿开得到处都是，“瓜狗子”在上面嗡嗡着，飞起又叮上，飞起又叮上，忙碌得很。

瓜纽儿东一个西一个的，长着白茸茸的霜毛，嫩拐拐的。存扣想为什么巧云姨不秧黄瓜呢，这样屙屎的时候可以顺便摘来吃吃。他雀子一撅，一泡尿出来了，赶紧对准面前一窝匆忙的蚂蚁。蚂蚁被尿冲得七零八落，没冲出去的在水汪中挣扎游泳，他就觉得很开心，想自己这泡尿对蚂蚁来说就是一条大河了，还是人厉害呀，随便一泡尿就可以给蚂蚁带来一回洪灾。看它们在里面拼命的样子，他不禁笑出声来。这时候他又看见一只癞宝^[1]，正藏在一张瓜叶下躲太阳呢，眼半睁半闭的，还举头慵懒地打了个哈欠。这让存扣很惊奇，他看过狗儿猫儿和猪子打哈欠，还不知道癞宝也会打哈欠的。还打得人模人样的。于是他就生起气来：这个丑东西居然在我眼皮底下这么从容，一点不把我放在眼里。悄悄捻块土疙瘩，瞄准了，朝那癞宝身上砸去。偏了，癞宝往起一蹿，蹿进瓜蔓中去了。

存扣解过了溲，才记得忘了带纸，就揪几片南瓜叶擦，高低擦不干净，擦了还有，擦了还有，一发狠，中指顶破了瓜叶，指头上便涂上了绿汁和屎屑，他恨恨地朝土墙上揩揩，裤头一拎站起来走了。

暑假才过了十几天，存扣已觉得腻得慌了。白天是那么的长，长得让存扣都不知道怎么打发。从巧云姨家的猪圈出来，存扣拐上北大河边漫无目的地走着。河里一个人都没有，中午过后才有伢子们来洗澡游戏。男伢子女伢子都有，嬉闹哄哄的。“躲躲蒙儿”，“逮水老鸦”^[2]，打水仗，扮水鬼，可好玩呢。可这会儿河上空荡荡的，没有人声，甚至连一条船都看不见。“真没劲！”他嘴里咕哝着，走到一个坡缓处站下了。他要下河洗个澡。刚才屁股擦得不干净，黏黏的不舒服，又弄到了手上。

他脱下裤头丢在岸上，光裸着身体径直走进河里。水已经蛮暖的了。太阳狠得很，中午过后水边上都是烫的。脚踩着腻软的河泥，凉丝丝，很舒服。才走两三步，脚板硌上个尖利的东西，探下身抠出来，是只胖鼓鼓的河歪儿^[3]。他狠命往河心一扔。他不要河歪儿，如果是扁肚子的江歪儿他就要了，可以换钱。有人到庄上收，收去养珍珠。走不过两步脚下又踩着东西，在脚心里动着，痒痒的。存扣稍稍虚起脚，抓上来一只寸把长的青皮枣虾，他掐去头尾，中间只一挤，白玉似的虾肉便滑进嘴里，吧嗒吧嗒嘴，透鲜。

[1] 方言，癞蛤蟆。

[2] 一种水中众人追逐一人的游戏。

[3] 方言，蚌。鼓肚子称“河歪儿”，扁肚子称“江歪儿”。